



强军文化观察·红色基因

17棵青松的见证

■刘波



从江西瑞金市区驱车沿319国道东行约15公里左右,有一个叫华屋的地方。华屋地处赣南闽西交界处,因整个村庄都姓华,故称华屋。华屋地方不大,但风景秀美,村庄后山上数以万计的松树郁郁葱葱,赏心悦目。

松林之间,有17棵松树备受瞩目。

二

这是一段悲壮往事。上世纪30年代初,为打破敌人“围剿”,中央苏区开展大规模扩红运动。华屋的43户群众积极响应,将17位青年壮士送入红军队伍。1934年,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,这17位红军战士回乡与亲人道别。大家商量,临行前每人到后山种一棵松树,约定革命胜利后一起返乡。他们还作出承诺,如果有人回不来,活着的人不仅要为阵亡的战友照顾好父母,而且还要照顾好这些松树。

在赣南人看来,松树代表着万古长青与坚贞不屈。17位红军战士深知,参加革命就意味着牺牲,栽下这些松树,就是要坚信:“青松常在,革命必胜!”无论自己能否活着回来,四季常青的松树一定会见证胜利;即使牺牲了,苍翠挺拔的青松也一定会替自己守护家园、荫泽后人。

我为先辈守护”,已成为15位华屋民兵的共识。

“烈士后人是一家,我家吃啥你吃啥”,这种意识深深根植于华屋人的内心。17位烈士中,除华质彬和华钦材两人外,其他的15人均没有留下自己的亲骨肉。历来看重传后的华屋人,把自己的孩子嗣传到烈士名下,为他们赓续血脉。村民华流水将自己的3个孙子分别过继给烈士华崇宽、华崇宏、华崇宜作为孙辈。现如今,17位红军烈士人人“有后”,整个华屋呈现出人丁兴旺、欣欣向荣的景象。这个当年只有43户、136人的偏僻小村,已发展到119户、492人。

三

华屋地处武夷山南麓,七山两水一分田,田少地薄,资源匮乏,资金短缺,教育落后,曾经长期处于深度贫困。“土房子,破窗子,黑屋子”“小雨过后墙小补,大雨过后要大补,日子过得真艰苦”……这是对华屋过去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的真实写照。

2012年初,中央和国家机关联合调研组来到华屋。两个月后,《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》出台,苏区振兴发展的东风吹遍了

现在,已经80多岁高龄的华从祁身体硬朗,膝下子孙满堂,新近拍摄的一张全家福中足足有32口人!因为经历苦难,所以更懂感恩。华从祁把“传承红军血脉,报恩邻里乡亲”定为家规家教之一,告诫子孙,无论岁月如何流转,都要常怀一颗知恩图报之心。

当初追逐父亲华质彬直到村口的华丕恢,由于营养不良,身体虚弱,较早就离开了人世,留下了身单力薄的妻子胡冬娣和自幼残疾的儿子华海生。为了帮相依为命的母子重拾信心、渡过难关,华钦材的儿孙们与她结成互助对子,从耕地种田到吃穿住用等,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。后来,身体残疾的华海生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家庭,有了自己的孩子。

黄沙民兵连长华盛,是烈士华桃生的侄孙。十多年来,他带着华屋的民兵,组成志愿队,担负着松树养护、森林防火和巡逻警戒任务。“先辈为国献身,

青松不老 青春常在

■王耀星

17棵青松背后,蕴藏着17位红军战士的悲壮故事。青松郁郁葱葱,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革命征程上。只解沙场为国死,何须马革裹尸还?人民军队的红色基因正是在这种生死存亡的考验中凝聚而成的。

故事中的17位战士,年龄最长的39岁,最小的仅有15岁。他们的年龄,正是当时红军年龄结构的缩影。在长征时期,红军军级干部平均年龄不足30岁,师团干部平均年龄25岁,然而,正是这支年轻的红军,完成了震惊人类史册的二万五千里远征。他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形成的战斗意志、坚定信念与英雄品格,铸就

赣南大地的角角落落,华屋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一年,原中央苏区启动了土坯房改造工程,通过补助、贴息贷款等方式,为华屋村民建成了66套整齐排列、错落有致、具有浓郁客家风情的小楼房,所有改造户在2014年春节前搬入了新居。村里还铺设了自来水管,新修了连接319国道的人村桥和村内循环路,沿山脊修通了5000米环山步道,新建了公厕及垃圾处理设施。与此同时,文化活动中心建好了,医疗卫生室挂牌了,村民之家开放了,农家书屋营业了,标准球场和健身广场也投入使用了……所有这些,都让乡亲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攀升。

数十年来,华屋乡亲日渐形成了红色乡规民约:新人结婚,要到后山祭拜英烈,再回家里叩拜父母;每年清明,都要举行庄重而又简朴的祭祀活动;每年植树节,乡亲们都要到后山栽种松树;每年秋季开学,村小学都会组织全体师生到松树林上“开学第一课”,每逢少先队员入队、共青团员入团、党员入党,都要到“信念树”下举行宣誓仪式。近年来,从华屋走出去的子弟兵,已有十多人入部队立功受奖……

图①:“烈士林”中的“信念树”。
图②:当地村民为青松上涂的烈士姓名描红。

作者提供

了人民军队文化脉络中的厚重底色。

历史走到今天,作为人民军队的主力军,新一代的青年官兵正肩负着改革强军的时代使命,战斗在不同岗位上。面对各种风险和考验,我们只有自觉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力量,在铭记历史中感悟初心,才能真正不辜负使命,扎实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。

青松不老,青春常在。在“五四青年节”即将到来之际,愿红色文化的血脉在每一位青年官兵身上流淌,愿青春的激情与热血就像17棵青松见证的那样,在人民军队向前迈进的壮阔征程里,散发出夺目光彩。

军旅题材诗歌

征稿启事

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诞生之日起,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,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战争,谱写了光辉的历史诗篇。而今,人民军队正站在新的起点上,凝聚起奋进新时代、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磅礴力量,书写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崭新篇章。光辉历史昭示真理,时代使命催人奋进。为此,本报长征副刊和《人民文学》杂志《解放军文艺》杂志联合征稿,期待广大作者以当代中国军人的眼光与心灵,关注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、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伟大进程,深切体味丰富多彩军营生活,为传播中国故事、强军故事奋笔而书、歌以言志。

一、征稿要求
1. 征稿对象为现役军人、军队非现役文职人员。举凡人类战争、军事历史、军事行动、军人生活以及军人相关的事物,皆可作为写作题材;尤其欢迎来自当前军事训练现场和

军人生活现实的、细节丰富、体验独特的作品。体裁为现代诗歌,不含古体诗词。要求原创,未曾在公开出版的报刊或网络、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上发表过,严禁抄袭。每人限投诗歌200行以内;切勿重复投稿。征稿时间:即日起至2018年6月10日,逾期稿件将不再纳入审稿范围。

二、投稿方式
应征稿件以电子版形式发至以下信箱:sscc9181@163.com;邮件标题统一格式为“强军诗歌征稿+作者姓名”。作品后务必注明作者真实姓名、所在部队代号或单位名称、通信地址、邮编、联系电话和邮箱。

三、稿件选择
本次征稿将择优在《人民文学》《解放军文艺》和《解放军报》“长征副刊”发表;入选者将在6月30日前予以通知。

岁月留声

1985年初,我从师机关调到当时我们师最艰苦的A团三营三连任副连长。几乎一夜之间,我就从师机关的“飞机楼”,搬到了大戈壁。

那是真正的大戈壁,一望无际。大戈壁捧着红太阳、捧着蓝月亮升起落下的情景极为壮观。许多年以后,每当我一想到大戈壁,想到那次我们在狼嚎声中的奔袭,我就激动不已。这样的经历是我在“飞机楼”里无论如何也遇不到的。

那天夜里,连长、指导员和我三人在开支委会。连长说:“这次奔袭是奉上级指示,由我们连自己组织实施,所以无论如何要完成好,决不能出事。”“是的,要加强行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。”指导员说。我笑了,说:“在外三天两夜,我给大家保证好后勤,力求饭做得快一点。”“几点出发?”指导员问连长。连长说:“夜里三点。”“好!就三点。”我和指导员齐声附和着。

出发了。夜黑得让我心都打颤。开始还斗志昂扬,后来就开始喘气。喘气声连着喘气声,仿佛暗夜里的戈壁也会呼吸一般,也随着我们的呼吸而呼吸。我喘不过气来,戈壁也喘不过气来,好像肋骨被人按住了一般,肺收不了也扩不了,有一种窒息的感觉。我心里说:“这可真像打仗啊!”后来连队原地休息,当场就有五六个人坐到了地上。还好,没有叫娘抹泪的。我呢?说心里话,我是在心里喊了一声——亲爱的娘啊!因为我是副连长,所以没有出声,并且很快组织大家给全连做起了早饭。

现在离天亮还有一个半小时,没有水,就将全连的水集起来,整整煮了两大锅面条。盐放多了,使第二天的行军变成了龇牙咧嘴的艰难跋涉。我记不得清楚,那是七月的一天,太阳将戈壁照射得生烫生烫,全连断水,而路途还很遥远。起先是一排找连长请求:“是不是休息一下?”“不行!”连长说。后来指导员也说:“休息一下吧?”连长没吱声又加快了脚步,小跑到了全连队列的第一名,并回过头来喊了一声:“副连长,你给我在后边盯着,谁掉队就让他走在最前边,当尖兵。”指导员看了我一眼,我没吱声,又回看了指导员一眼,向队伍的后边跑去。我记不得我们走了多长时间,一直走到了祁连山的山脚下才休息。我和炊事班的同志们仍然不能休息,我们要给大家烧水,烧祁连山上流下来的雪水。

刚开始,有人要喝那水。水冰得人牙疼。指导员吼道:“谁也不能喝那水,生病了谁负责!”于是大家谁也不敢了。吃喝完,队伍便上山了。开始还能看得见路,后来干脆就没有了路。天又下起了雨,而且天色开始越来越暗。我们在山野间穿行,连长怕大家走失,便让通信员将电话线分开,从排头兵连长开始拽个线头,到最后一名指导员拽个线尾。我们都握着一根线,一根线连着大家。

这时候雨越下越大了。七月的祁连山越往山上走,空气就越寒冷,更何况是在这样的雨夜之中,我被冻得上

刻骨的「红」

■王久辛

牙打下牙,但是还得拽住电话线向前走。走啊!走啊!这时候,我们都听到了狼的叫声,一阵比一阵高,一阵比一阵强烈。开始我是拽着电话线闭着眼睛走的,听到第一声狼叫的时候,就感到有一片红色向我涌来。随着一声接一声,一阵连一阵的狼嚎声,我感到那不是一片红,而是铺天盖地的红向我涌来。那红色太让我难忘了,直到若干年后的今天我还能真切地记起。

今夜,不知是谁起的歌,一起就起成了《国际歌》,而且大家也不知是咋的,竟然都吼了起来,声震九霄,撼天动地……“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,奴隶们起来起来,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,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!”……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,也不靠神仙皇帝,要创造人类的幸福,全靠我们自己。”我唱着唱着,就流出了泪水。止不住的泪水,从内心深处感动的泪水,而且它竟然使劲儿地流个不停。雨水和泪水交织的圣水,在我的脸上乱飞乱舞……后来,我就听不到那狼嚎的声音了。红色的感觉又开始上升,那是歌声使我感到的红,我的内心充满了这种红,像火一样温暖。虽然雨还在下个不停,夜也还很长,路也还没有走完,但是,我紧紧地拽着那根电话线,我感到了全连官兵的心跳,感到了全连官兵的歌声像旗帜一样鲜红,并召唤着我前行的勇气和力量。

现在,每当我遇到挫折,每当我有了委屈,我都会想起我所经历的一切。对于一位有信仰有操操的人来说,有了这样的经历,“困难”“挫折”之类又能算得了什么呢?1990年我第一次回忆起这一段经历的时候,曾为此写下过一组题为《红色狼嚎》的诗,发表在1991年第六期《青年文学》杂志上。今天是第二次回忆起这段经历,于是又写出了这篇散文,并引用第一次所写的组诗中的最后一节,作为此文的最后一节:兄弟!我们是手拉着手,手拉着手……

将创作笔触聚焦到一线

——火箭军文学影视创作骨干培训班侧记

■李松林 丰杰 丁荣赫

4月10日,30名来自火箭军基层部队的文学影视创作骨干集结在火箭军工程大学,参加为期两周的火箭军文学影视创作骨干培训班。培训班先后邀请施战军、裘山山、朱秀海、徐剑等16位军内外知名作家围绕军事文学与新时代、战争经历和战争文学等主题登台授课,使参训学员有效开阔了创作视野,强化了文学自觉,提升了文学创作水平。

在新时代,如何引导基层文学创作骨干有效提高军事文学创作水平,艺术记录改革强军征程,为强军事业鼓与呼,是此次培训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参训学员大多有作品在媒体杂志发表。然而,这些作品多以抒写自我情感为主,缺乏真实反映火箭军部队练兵备战实践的题材作品。“大家来自一线,对军营生活有最深刻的体验,如果我们不能书写军营、赞颂英雄、讴歌强军,那还能指望谁来扛起这面旗帜?”在题为“军事文

学”与新时代”的课上,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主编施战军的观点引起所有学员的强烈共鸣。原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、《西南军事文学》主编裘山山结合自身30余次进藏采访的经历,以“行走高原,书写高原”为题,讲述自己40余年军旅文学创作历程和人生感悟。她用脚步丈量雪山,用真情讴歌军营的精神,深深感染着每名听课的学员。因创作《穿越死亡》出征夜》等蜚声军内外的海军创作室原主任朱秀海,结合两次参加边境作战的经历,讲述他的战争题材文学作品创作体验,让人深受启迪。来自工程部的上士陈仁海说:“我们导弹工程兵常年鏖战深山,与山为伴的征战岁月是文学创作的‘富矿’,回去后我一定要深入生活,思考生活,将文学创作的笔触聚焦在火热的施工一线,聚焦可敬可爱的工兵兄弟,浓墨塑造新时代火箭兵的血性担当和昂扬风貌。”

“文学的生命在真诚,创作应当注意读者的感受。”河南省作协副主席乔叶说,应当像对待生灵一样去珍惜、尊重笔下的每一个字、每一个事件、每一个人,每一个作品都应该给读者以“陌生感”,而非像“标准间”一样。这一观点,让刚刚踏入创作之路的学员感受到了著名作家的创作状态。空军青年作家王凯在跟学员交流时说:“当务之急是要把准兵的脉搏、感悟兵的情怀、了解兵的关切,有意识地触摸最基层的军营生活和普通战士的内心世界,写出他们在圆中国梦、强军梦、人生梦过程中的艰辛、温馨和感动。”还从未写过小说的某部干事喻华刚说,老师的传授解惑,为他打开了文学创作那一扇虚掩的门,进一步坚定了自己进行军旅现实题材文学创作的信心。

灵感的火花需要碰撞,好作品是改出来的。为了让学员们对作品有更清晰

的定位,对创作有更明确的目标,真正实现“在学习中写作,在写作中提高”,培训班每天晚上组织开展“一对一”辅导、座谈研讨和读稿交流,“探班”交流成了培训班的一道别样风景。此次培训,共收到学员递交的小说11件、散文18件、诗歌12件。《解放军文艺》主编姜念光讲评时说,这些作品题材广泛,既有历史事件的思考写实,又有现实生活的情感抒发;既有基层一线的讴歌解读,又有官兵群体的深度分析,有质量有见地,对火箭军军种文学创作开启新篇章充满期待。

这次培训班还组织学员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,瞻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旧址等。学员们历史文物前驻足,在老照片前沉思,思绪飘向战火纷飞岁月,体悟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和英雄先烈的不朽功勋,不断涌起为民族书写、为军队书写、为英雄书写的创作热情。



长征

第4189期